奩史

奩史卷二十

東吳王初桐于陽纂述
泰州侍朝補堂校刊

妾婢門二

婢

孫權末羅陽縣神有一婢名紡績權遣人迎之所歷山川令紡績與神相聞小名錄

郭璞至廬江愛主人婢取小豆繞屋散之主人見赤衣人數千萬圍其家請璞爲卦璞曰急賣此婢則祟除矣主人從之璞因取焉涑水紀聞

祖光禄性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平北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有人戲之曰奴價倍婢 何氏語林

秦人得本家婢生一子惡之乞與鄰家大富貲本家貧後取歸遂復富鄰家仍貧 雲疇類要

杜蘭香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 搜神記

女仙王進賢有婢名六出姓田氏漁陽人田諷之孫體貌修整有節操 南岳魏夫人傳

劉道眞求婢不從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固是神物一下而婢伏淫 海錄碎事

綠草柔荑宋劉興道家婢也 北史

孔熙光有婢曰採蘩 宋書

齊穆后婢馮小憐色美后愛寵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 女世說

有商人見清湖君君問所須商曰但乞如願君許之果得一婢如願即其名也商有所求悉能致之後因正旦如願晚起商人撻之走入糞帚中不見今人正旦以細繩繫綿人投糞帚中曰乞如願 述仙雜記

青洪君以如願送歐陽明如願者神婢也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錄異傳

馮緄為荊州監軍將侍婢二人戎服自隨 青林類記

樵青張志和婢也志和令樵青竹裏煎茶 茶譜

獨孤朋有婢曰懷春稚齒俊俏 酉陽雜俎

王度至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端嚴名曰鸚鵡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化爲老狸而死 古鏡記

東陽公主應閤婢曰王鸚鵡 侍兒小名錄

女道士魚元機字幼微一女僮曰綠翹亦明慧有色忽一日機爲隣院所邀迨莫歸院綠翹迎門曰適某客來知鍊師不在不舍轡而去客乃機素昵者意翹與之私裸而笞數百遂絕機坎後庭瘞之客有宴機室者溲於後庭見青蠅集於上詳視之如有血痕客

竊語其僕僕曰爲府衙卒常求金於機機不顧因呼數卒入院發之見綠翹面如生遂執元機送京兆府至秋竟戮之 三水小牘

春鶯李準婢名 五國故事

韓熙載致位通顯不妨閑婢妾有北齊徐之才風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熙載亦不介意 南唐近事

崔義起妻蕭氏有婢曰素玉 報應記

陳無咎宴客用一婢典斟必十二而後始滿以盡誠敬之道 洛陽要記

李公擇有婢名雲英欲出不果坡詩云細思還有可恨事不許藍橋見傾國 東坡集

黎太君王氏家婢病瘦王氏親爲煑藥致膳 東齋記事

馬全節嘗有侍婢偶不愜意自擊殺之後染重病忽見其婢索命不旬日而卒 玉堂閒話

銀花高文虎婢以元宵時近點燈來因名 癸辛雜識

官柳邦衡侍婢名 胡省齋集

劇延翰有一婢名丹砂 清尊錄

秦檜有婢名興兒 三朝北盟會編

李生者日賣養脾丸於市嘗揭巨榜於前曰不使丁

香木香合則天詠地滅家畜二婢以事炮製李一旦溺死於河家計蕭然其妻遣去二婢尋亦事人他日後夫扣之妻曰向所遣去二婢先夫專委之修合一名丁香一名木香其實不用二藥也 澗泉日記

婢曰薑浣薑治也浣洗也亦曰都盝都主也 事物異名

葉舒穎憶小婢垂絲云關心最怕春光去花發開堦憶小名 學山瑣錄

佳口佳婢也周太祖命尉遲綱伐蜀曰事平當賞汝佳口及克蜀乃賜侍婢一人 名句文身表異錄

傅婢傅謂附也幸也婢近幸於主曰傅婢一云傅婢

謂傅相其衣服衽席之事 漢書王吉傳注

顧行常不宜兒子其婦將產求術於郭璞璞曰決當字乳婢曰靑雚如其言呼之兒果無恙 郭氏洞林

王安國子婦有身訪乳婢女僧曰有一人丈夫死未久自求售身安國以二萬得之又三年安國守宛陵挈家之官舟次泗州一男子嘂於前曰乳婢之夫也求索其妻至夜乳婢忽竄去遍索不得詰旦乃見尸浮於水面 王照新志

官妓卽官婢也周禮奚三百人注今之官婢 輟耕錄

嚴武卒母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爲官婢矣 唐詩紀事

元載妻王氏曰使妾爲春婢不如死 劉賓客嘉話錄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客入與新衣著客多羞獨王敦脫故著新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女世說

石崇廁婢用漆箱盛乾棗奉以塞鼻 白氏六帖

石崇廁婢持錦囊進以爲籌 語林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將婢去仲容借客驢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卽遙集之母也 世說新語

阮咸通胡婢生子孚咸遺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

荅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阮孚別集

宋女子陳梅莊工詩嘗作蠻婢詩云從今莫學綿蠻語怕有傍人隔栁聽 女世說補

王琨父懌不辨菽麥莫肯與婚家以獠婢恭心侍之遂生琨 南齊書 丹鉛總錄云獠音騷續補侍兒小名錄作獠婢

韓愈詩一婢赤脚老無齒 昌黎集

歐陽脩詩小婢立我前赤脚雙髻丫 歐陽文忠集

蘇軾詩常呼赤脚婢雨中擷園蔬 東坡集

金人呼婢曰亞海軫 事物紺珠

婢們貓煖處便住 義山雜纂

婢稱一頭 北戶錄

今呼侍婢曰丫頭言頭上方梳雙髻即漢所謂偏髻也劉賓客詩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爲白傳小樊而作花面者未開臉也 留青日札

丫髻謂頭梳雙髻未適人之妝也李延年詠胡姬兩鬟何窈窕正指十五歲時 李義山詩注

王通叟詩十三妮子綠窗中今山東目婢曰小妮子其語亦古矣 升菴詩品 東京夢華錄曰凡僱婢妮即有引至牙人

古之媵猶今之從嫁者也按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

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之野客叢書

予令升左傳注云兄之女來媵曰姪妹來媵曰娣若兄之女不媵者但曰兄之女而不曰姪妹不從媵者但曰妹而不曰娣升菴經說

秦伯嫁女於晉公子爲之飾裝從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媵而不愛公女韓子

周武聘突厥女爲后西域諸國女皆來媵唐會要

孟昶母李氏本長公主媵常夢大星墜懷以告主主曰此婢有福相乃令知祥寢之遂生昶蜀鑑

宋有一郎官年六十餘置媵妾數人鬚已斑白令其

妻互鑷之妻忌其少恐爲羣妾所悅乃去其黑者妾欲其少乃去其白者不踰月頤領遂空碧湖雜記

朱勔媵妾亦有封號玉照新志

周益公夫人妬有媵公盼之夫人縻之庭公過之當暑媵以渴告公以熱水酌之夫人窺於屏曰好個相公爲婢取水公笑曰獨不見建義井者乎韋居聽輿

乾道間有一媵隨嫁單氏而生尚書夔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孝宗曰二子無爭朕爲葬之貴耳錄

劉洪欽因女出閤得一媵極殊麗名蘭蓀詰其家世

云隨父官淮被掠劉太息先其女嫁之 樂善錄

古所謂媵妾者今世俗名曰祗候人或云左右人以其親近爲言已極鄙俚浙人呼爲貼身或曰橫牀江南又爲橫門尤可笑 雞肋編

霍仲儒與平陽侯家侍兒衛少兒私通生去病 漢書

爰盎有從吏盜盎侍兒盎知之不泄人有詰從吏言盎知爾與侍兒通乃亡盎追還以侍兒賜之 史記

陸賈令五男散居而攜侍兒遊於五子之家 延壽錄

侍兒韓俊娥最得帝意每寢必召令振聳支節然後成寢別賜名來夢兒蕭妃嘗密訊俊娥曰帝體不付

汝能安之豈有他媚侯娥進言妾從帝見帝嘗在何妥車車行高下不等女態自搖帝就搖怡悅妾私效車中之態以安帝耳非他媚也　大業拾遺記

世言白樂天侍兒惟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紅紫二綃亦女奴也　容齋隨筆

監察御史清河張佶侍兒仙鵝能歌舞解書嘗出使以仙鵝充使典　侍兒小名錄

霍小玉與李生鸞枕之夕侍兒桂子浣紗與生脫靴解帶　霍小玉傳

韓偓有別錦兒詩錦兒侍兒也　釵小志

晏文獻新納侍兒甚屬意每張子野來令侍兒出侑觴其後王夫人不容出之子野作碧牡丹詞令營妓歌之至末句云望極藍橋但暮雲千里幾重山幾重水公憮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如此亟命復取前所出侍兒既來夫人亦不復誰何也 道山淸話

東坡一日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曰都是文章一婢曰都是識見坡不以爲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捧腹笑 梁溪漫志

王直方家多侍兒而小鬟素兒尤妍麗王嘗以蠲侮

花送晁无咎无咎以詩謝之有云芳菲意淺姿容淡憶得素兒如此梅 賓朋宴語

洪羽之女遇巨盜於江中欲逼之女投江死兩侍兒大曰宜恩小曰勻奴姓吳氏女兄弟也俱有色藝亦相隨赴水死 梁溪漫志

紅藕紅薔皆周郎中侍兒曹叟授曲女弟子 曝書亭集

黃夫人侍兒姍姍稟性婉媚善伺夫人意先事即得夫人每曰此我如意珠也 艾菴存稿

一中貴夜巡忽聞塚中人聲蓋既瘞而甦者發之得一女子云爲某翰林姬人之侍兒遭鞭箠將斃復置

冰上凍一夕而死太白劍

帝釋宮中有七房房有七天后后有七侍女雜阿含經

紫微王夫人年可十三四左右兩侍女年可十七八整飾非常列仙傳

龍邱子自洛之蜀載二侍女戎裝駿馬至溪山佳處輒留連數日見者以為異人東坡詞云細馬遠馱雙侍女青巾玉帶紅靴苕溪漁隱叢話西清詩話曰謂東坡詞南鄉子詞明卿季常載二侍女以遠遊蓋有所制而然亦可絕笑也

林文安公方建屋梁橫於戶侍女騎而出匠罵之女曰閣老尚書不此中出耶公異其語私召之生男機

爲大宗伯 闕小紀

王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初莽爲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增秩生男興懷能生男匡開明生男捷 續補侍兒小名錄

張谷佐劉從諫納邯鄲才人李嚴女爲侍人號新聲諫谷曰始天子以從諫爲節度非有戰野攻城之功直以其父挐齊十二州還天子去就間不能存其嗣耳自有澤潞未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有左右皆無賴章武朝數鎮傾覆雄才傑器尚不能回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手中不以法得亦宜以不法終君當

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牙言乾悲溺谷不決後果及禍 新唐書

徐黃州有鄭趙門齊四侍人張夫人擕其一往坊家爲浴兒之會適張無盡過之云厥有美姣且由令婆浴兒於玉潤之家一嬰兒矣侍坐於水簡之側三英粲兮既莫而張夫人還其一乃門如也 春渚紀聞

顏眞卿小青衣雙鬟名涉綠 明見十七事亦見常侍

華州柳參軍妻崔氏有青衣曰輕紅 乾饌子

李愿多內寵晚得青衣乃色中之尤者因字之曰魚珠及愿年老而珠名轉著乃曰愿老矣家藏一女寶

不上聞恐非所宜欲得一善文者狀其姸豔表進之乃求表於虞卿虞卿曰須一見俾容態誌在吾目然後可以操文愿從之虞卿既見此姬乃話於牛僧孺僧孺方持國柄且曰愿欲何求吾能致之亦何必上聞虞卿曰愿意已決矣相公以計取之方可得也乃薦漢公為行人漢公乃往見愿曰竊聞司空欲貢一妾有之乎愿曰然漢公曰竊為司空危之愿曰何也漢公曰後宮如西子者數千司空以眞珠妝之何異擲一米於太倉乎設若眞珠承寵勢傾六宮必責司空久自寵倖歷年不進之愆矣愿曰奈何漢公曰大

凡尤物必能禍人眞珠進與不進恐終與司空爲禍然內外皆知司空欲進此妓一日罷之人必謂司空惑溺而不能舍爲司空計不若別與一人愿曰誰漢公曰牛相訪求一美色久矣今司空不過求大鎭不若將與牛相牛相得妓司空得鎭不亦可乎愿悅乃以眞珠歸於僧孺　牛羊日歷　摭言曰皇甫松牛奇章之甥怨公不薦爲謗詩曰衣入眞珠室朝遊玳瑁宮眞珠公侍妾也

寶參所寵青衣曰上清參得罪入掖庭　異聞錄

紅線薛嵩青衣也嵩爲潞州節度使田承嗣欲併之嵩日夜憂悶紅線曰某能爲主解憂乃梳烏蠻髻貫

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絢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乙神名條忽不見嵩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落即紅線迴矣嵩問之紅線曰某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承嗣在帳內酣眠頭枕文犀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某遂持金合以歸嵩乃發使入魏遺承嗣書以金合授之承嗣驚怛欲倒不敢爲患 紅線傳甘澤謠同

李商隱有錦瑟詩錦瑟令狐楚家青衣名 紫薇詩話

張不疑以錢六萬買青衣曰春條稚髮垂耳音吉淸

婉有所指使無不愜適不疑素禮門徒尊師者謂有邪氣不疑令作法春條撲然作聲視之一朽冥器耳背上題曰春條 補侍兒小名錄

萋蕘草葬西馬塍蘇石挽之云幸是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塍花小紅范石湖所贈青衣也 研北雜志

周汝航妻朱靜菴能詩父歎某有青衣曰寒梅妻亡欲圖再娶青衣過靜菴哭訴其情靜菴題一絕云一夜西風滿地霜粗粗麻布勝無裳春來若覩桃花面莫負寒梅舊日香 說聽

李司徒女奴百餘人皆絕藝殊色 揚州夢

觀察使李庚之女奴名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李有四子所謂大郎二郎三郎五郎也咸欲烝之而不得嘗遇清明之夜大郎遇之於櫻桃花影中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南隅停待又遇二郎調之曰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又逢三郎束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又遇五郎握手不可解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持所授茵席各趍一隅頃却要燃炬豁扉照之曰阿堵貧兒爭敢這裏覓宿處四子各掩面而走自是不敢失敬 三水小牘

劉元溥女將出適求女奴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

其一名蘭孫者風骨姿態不類賤隸詰之果衣冠子即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嫁之 陰德傳

金亡其將郭斌驅其妻子聚一室焚之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忍使乏嗣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畢復赴火 女世說

朶那者偉兀氏之女奴也寇刼偉兀氏不得物乃反接主婦拔刀礪頸上諸侍婢皆散走朶那獨以身覆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家之貨寶皆吾所藏主母弗知也若免主母死當悉與將軍寇允解主婦縛朶那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散置堂上寇爭奪之竟又欲犯

朶那持刀欲自居冠驚異捨而去朶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 輟耕錄

冠掠高郵葉寅之妻王惠與其姑相繼赴井有女奴始笄尤娉婷亦從溺 佷鹿春秋

丁謂嘗令兩女奴捧侍見客後以好色致疾益求妙年殊質以厭其心客出不能送令一婢子送至中門以故賓客之至者加多 談苑

王晉卿有二女奴名穠李昭華皆直詩曰穠李四弦風拂席昭華三弄月侵牀 侍兒小名錄拾遺

狂客過豪家索酒適見有饋魚蟹者未出客曰孟嘗門下焉得無魚使郎盤中定須有蟹一女奴出將母命荅曰主人不殺已付校人畜去上客先期都爲學士嘗空 元亭閒話

司空圖居王官谷出則以女僕鬱蓮自隨 續世說

凡女僕同輩謂長者爲姊後輩謂前輩爲姨 涑水家儀

女廝謂之娠郭璞曰女廝婦人給使者 方言注

杜牧云竟常婢市寒賤可制使者 行句文身表異錄

都下買婢謂未嘗入人家者爲一生人喜其多純謹也 老學菴筆記

張不疑買一婢曰金釵價一十五萬 雲仙錄

柳仲郢一婢鬻於蓋巨源家見其主親市綾羅詶酢可否失聲仆地曰某雖賤人曾爲柳家細婢死則死耳安能事賣絹牙郎乎 懶眞子錄

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黃權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吳背約不還元孫訴於臨海守蔡撙判還本主吳能爲巫出入撙內以金釧賂撙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撾登聞鼓訟之 南史

石季倫愛婢名翾風年十五無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態見美崇嘗語之曰吾百年之後當指白日以汝爲

殉荅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爲殉身其何朽於是彌見寵愛 拾遺記

有授書生私通於張說侍婢之最寵者擿得姦狀說將窮其獄書生厲色曰覩色不能禁人之常情公貴爲相豈無緩急有用人者何靳一婢女耶說奇其言而釋之以婢與歸書生去旬日忽一日訪說言姚相搆獄因請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說以雞林郡夜明簾與之書生遂夜詣九公主邸第言之兼用爲贄公主明旦奏之遂罷其事 摭異記

武翊皇惑婢薛荔苦其冢婦盧氏衆論不容終至流

竄 南部新書

周室大夫之妻淫於隣恐夫覺之爲毒藥使媵婢進之婢念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主母於是佯仆而覆酒主父笞之婢就杖而不言主父之弟以告主父放其妻將納婢婢辭欲自殺乃厚幣嫁之 劉向列女傳

翟氏女名素未嫁遭賊欲犯之臨以白刃素婢名青青乞代素賊殺素後欲犯青青曰素尚死何以生爲賊復殺之 皇甫謐列女傳

張孟喆妻李氏遭寇與夫妹相挈投井中婢妙聰亦隨入見二人俱未死因李有孕恐水冷有所害遂負

之於背賊退出三人於井而婢則死矣　明史列女傳

盜殺周皇親取財去羅卒入獨見婢荷花兒伏泣據狀以聞於法司荷花兒不勝虐刑誣服凌遲行刑時語劊子手曰兒是冤死卒相憐先殺而後剮不然吾必為厲鬼殺爾不聽竟剮割盡始死之越三日是人忽大呼云荷花兒殺我七孔流血死　耳談

洪臣死妻朱淑守節婢曰阿素淑欲嫁之素即病淑許其為貞素病即起皆完飾而死　春雨雜述

劉炎侍婢數人皆能為聲樂又悉治書　花中隨筆

鄭康成家婢女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使人曳著

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世說新語

李元謙樂雙聲語嘗經郭文遠宅曰是誰第宅遇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此婢雙聲春風曰儜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 洛陽伽藍記

桓溫北征還得一巧作老婢乃是劉琨妓一見溫便潸然泣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整衣冠問之婢曰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不怡者數日 何氏語林

趙南仲避暑水亭作詩云水亭四面朱闌繞簇簇游

魚戲萍藻六龍畏熱不敢行海水煎徹蓬萊島身眠七尺白蝦鬚頭枕一枝紅瑪瑙六句已成遂睡去侍婢梅姐杏姐戲續聯云公子猶嫌扇力微行人多在紅塵道南仲以爲得風人旨　昨非菴日纂

王如軍夫婦醉臥羣盜入執羣婢縛之婢呼曰司庫鑰者藍姐也藍姐即應曰有無驚主人盡付匙鑰淚大燭指引之金銀首飾盡數取去主醒方知發訴於縣藍姐曰易捕也羣盜皆衣白衣秉燭時皆以燭淚污其背衣捕者當驗之果獲　戒菴

張敬兒取仙道婢以爲妾　南齊書

許敬宗嫛其婢因爲繼室假姓虞 六帖

婢作夫人舉止羞澀 梁武帝書評

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早世惟一婢侍巾櫛而已一日中宮有喜慶大臣命婦朝賀太后聞公無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命婦已退矣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重爲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曰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翌日命所司如制封之即導之妝也 王鏊筆記

宋欽道婢名輕霄後入宮得幸後主爲后 北齊書

劉聰以婢爲后 丹鉛總錄

唐李錡之死也二婢配掖庭其一曰鄭則幸於憲宗生宣宗後爲皇后見闕闕序

王濟左右人嘗於閣中就婢取濟衣服婢欲姦之其人不敢婢云若不從我當大呼其人終不從婢乃呼曰某欲姦我濟令殺之與芸小說經究記桃英見開孫實所俱相同

郭一正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豔令專知財物庫一正夜須漿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毒之一正覺覓婢不得搜而得之各物析東市朝野僉載

楊謹於婢恭水有罪將殺之史敬忠曰勿殺賣之可市十牛歲耕田十頃婢請於從之婢入貴妃姊家因得

見帝帝愛其辨慧留宮中寢侍左右帝問所從來婢奏爲謹矜所賣具言敬忠夜過謹矜坐庭中步星變夜分乃去帝怒有詔賜死　闕化書

文待詔室人進二婢以嘗公公亟令去之　雨航雜錄

定定顧子家婢也初雖以色見寵仍令他適後乃遇於東城外顧盼嗚咽不忘舊情　本事詩

徐幹臣有一侍婢色藝冠絕以妻妬不容逐去及妻亡聞婢在蘇州一兵官處屢遣信欲復來而不得幹臣感慨用其書中語製二郎神詞倩李孝壽牧蘇州命兵官送之　詩話總龜

陸小蓮者嘉興百福坊人應才之婢也爲其妻妬逐之遂赴水死後有李太無者夢見一吏及卒二人持公文而來詞曰嘉興路城隍司爲陸小蓮告至正八年溺水事冤屈未伸今發應才解岳祠取問是日應才死 輟耕錄

張詠知益州置侍婢以侍巾幘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嫁之皆處女也 青瑣高議

崔郊與姑婢有情其婢端麗曉音伎姑貧鬻於連帥郊思慕無已其婢因寒食出値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杳若山河郊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

溟渤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有嫉生者寫詩於座連帥令召生至幃帳飯匣爲贈飾之命婢同歸 雲溪友議

錢伯全嘗納一女髮厖姿秀推其室物伯全私之伯全乃具貲嫁之果處子也 輟耕錄

王君廓遺李元道一婢元道問婢所由云本良家子爲君廓所掠因放遣之 山堂肆考

小虎者顧秀才女也年十二被賣於季家作婢以從嫁遺交友後悉其由來遂擇於王秀才並母親爲笄髻行禮送之憑人以婢予故轉之也無何王秀才死

轉爲村人婦自悼命薄時時念主人恩曰不如長作董家婢 本事詩

小說有唐解元詭娶華學士家婢秋香事乃江陰吉道人非伯虎也吉父爲御史以建言謫戍道人於洞庭遇異人得道術嘗游虎邱時有兒之喪上襲麻衣而內著紫綾褌適上海一大家擕室亦遊虎邱其小婢秋香者見吉衣紫顧而笑吉以爲悅已也詭裝變姓名投身爲僕久之竟得秋香爲室一日遁去大家跡之知爲吉厚贈奩具遂爲翁婿 古夫于亭雜錄

呂文安病喉絕粒有撫人治之立解問有婦否曰無

出諸婢使擇認指一婢乃呂所悅者遂具粧奩與之 百衲居士叢談

玉京道人有婢曰桑桑莊且慧道人歸於東中一諸侯不得意進桑桑奉之乞身下髮桑桑生一子而嫁嫁家遇禍莫知所終 梅村集

碧玉一名窈娘喬知之寵婢也色藝爲當時第一武承嗣聞之逼知之將金玉賂窈娘知之不肯便使人就家强載以歸知之怨憤作綠珠篇傳於窈娘窈娘得詩悲惋結於裙帶投井而死 侍兒小名錄 聞見錄曰後人名其井曰窈娘井

蘇子瞻謫黃州蔣運使餞之子瞻命婢春娘勸酒蔣乞以馬易春娘子瞻諾之春娘遂下階觸槐而死青瑣

朱吉士性好藏書尤愛宋板訪得吳門舊姓有宋槧袁宏後漢紀係陸放翁劉須溪謝疊山三君手評遂以一美婢易之蓋非此不能得也婢臨行時題詩於壁云無端割愛出深閨猶勝前人換馬時他日相逢莫惆悵春風吹盡道傍枝 靜志居詩話

方回有二婢曰周勝雪劉玉榴方遊金陵寄二婢於其母周姬之家必閑杜陵之門勝雪者為崇客挾去方歸悵恨作詩有鸚鵡籠開綵索寬一朝飛去為誰

歡之句 癸辛雜識別集

劉禹錫失婢詩云把鏡朝猶在添香夜不歸 桓譚新論

呂仲子婢死有女四歲數來爲沐頭浣濯

閩中參軍黃涉婢曰笑春紅死涉念之淚灑屏簾至

皆損壞 蜀普錄

晉惠帝時杜錫家葬有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祔

葬而婢尚生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

五六 續博物志 搜神記作漢杜椵

陳聘婢死已葬有人開冢中人聲怪聽之婢曰我今

更活爲我報家開土取之強從如常 二酉綴遺

干寶父有寵婢母妬甚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後十餘年開墓婢伏棺而甦史書佔畢

唐梁氏有婢紅藥因內妬縊死移之郊忽甦呼聲聞於外發視則活祠巖瑣語

石崇愛婢翾風最寵及年三十爲妙年者所毀遂退爲房老使主羣少乃悽怨而作詩拾遺記

婢妾年老而衰退者謂之房長亦曰房老名句文身表異錄

婢之婢謂之兩婢[illegible]

漢武微行造主人家有婢國色帝悅之留宿與婢臥有書生逃呼吧吧不能寢帝曰此人必婢婿也召

羽林擒問股而誅 殷芸小說

宋靖康之亂有中涓挈一宮人南奔僑寓平江稱夫婦潛蓄美男飾以釵袿佯為婢而進之與宮人產子四歲中涓死宮人娶居㑹婢撫其子他年宮人又產女鄰人聞於官訊之吐實以聞上詔給配賜姓名官成官成遂洗粧而衣冠為丈夫其後更有二子皆舉進士長者爲奎章閣待制父母榮封焉 九朝通畧

奩史卷二十

奩史卷二十一

東吳王初桐于陽甚述

檇李吳文溥澹川校刊

倡妓門一

妓上

管仲治齊置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此卽教坊花粉之始 齊記

齊桓置女閭七百皆寡婦也 因樹屋書影

慈嶺以東俗喜淫置女肆徵其錢 唐書西域傳

奉化丐戸婦女皆業枕席其始宦家以罪殺其人籍

其牝官殺之而微其淫賄以迄今也 猥談

娼品以體格顏色情分要俏藝能俱全爲上 風月須知

戲市娼曰千人捏千人捏似蟹殼甚堅俗言千人捏不死因以爲名或以戲市娼云 俗呼小錄

今人謂娼婦曰猱兒 留青日札

猱能搔虎使睡而食其腦故名妓爲猱兒 事物紺珠

西域謂娼女曰摩鄧迦又曰尋香人 戒菴漫筆

劉劭趙都賦中山名倡襄國妓女 明辨類函

鳩摩羅什姚王以妓女逼令受之乃自講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勿取臭泥 傳燈錄

李季蘭初五六歲時其父抱于庭作詩咏薔薇云經時未架却 心緒亂縱橫父恚曰此女將來富有文章然必爲失行婦竟如其言 全唐詩話

薛濤字洪度本良家子八九歲知聲律其父指庭梧示之曰庭除一樹梧聳幹入雲中令濤續之應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父卒母孀居濤竟入樂籍 摘偷拾筆

鍾陵妓雲英羅隱舊見之一日譏隱猶未第隱嘲之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全唐詩話

范文正公守番陽郡妓籍中有小鬟尚幼公頗屬意既去以詩寄魏介介因買以惠公泊宅編

晁大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欲歷黃樓而張馬二子皆當年少下世所謂英英盼盼者盼卒英嫁盼之子皆頗有家風而晁妓未有顯者黃樓不可勝也后山詞

營妓妻婉字東玉泰少游與之密贈之詞云小樓連苑橫空又云玉佩丁東別後是也又贈陶心兒詞云天外一鉤殘月帶三星謂心字也高齋詩話　泊宅編曰少游嘗倅蔡州一妓陶心有作浣溪沙詞中二句缺月向人舒窈窕三星當戶照綢繆缺月三星蓋心字

張子野於英與兒小妓兜娘賞其佳色後十年再見

于京口絕非頃時之容態矣侯鯖錄

張仲舉詞楚芳玉潤吳蘭媚自注楚芳吳蘭二妓名蛻巖樂府

有妓名楊柳絕色也道人來往其家然總不與交接楊一夕乘醉邀之道人倏忽不見春雨堂雜抄

暨氏女十歲能詩賦野花云多情樵牧須簪髻無主蜂鶯任宿房識者知其不潔後果然推篷寤語

蘇杭妓名見于樂天詩中者如曰玲瓏箜篌謝好箏陳寵觱栗沈平笙李娟張態一春夢容坐唱歌滿起舞眞娘墓頭春草碧心奴頭上青霜白就中惟有楊

瓊在心奴已死胡容老又有九日代羅英二妓招舒著作詩遺英倩二妓與舒員外同遊詩則所謂瓊瓏謝好沈平陳寵李娟張態真娘心奴楊瓊容滿英倩羅等皆當時妓姓名也 野客叢書

太平興國寺牡丹十月盛開有老妓題詩云曾趁東風看幾巡冒霜開喚滿城人殘脂剩粉憐猶在欲向彌陀借小春妓遂復車馬盈門 楓窗小牘

清了玉通皆高僧也太守柳宣教惡玉通使紅蓮破其戒玉通誓必敗其門風遂托生柳宣教家名翠宣教沒翠流落爲妓二十餘年與清了遇于六佛寺清

了又號月明爲之戴面具爲宰官身爲比丘身爲婦人身現身說法示彼前因翠即時大悟所謂月明和尚度柳翠也今俗傳月明和尚馱柳翠燈月之夜跳舞宣淫大爲不雅 湖壖雜記

郢中倡女常擇一人名以莫愁永存古意 因話録

北方倡妓皆用子爲名若香子花子之類 鷄肋編

妓曰綺娘又曰商女達旦謂妓曰草娘 事物紺珠

一點紅妓也劉邠云坐中若有一點紅斗筲之量成千鍾 韻學事類

吳人呼妓爲生 本事詩

嘜子賤娼濫婦之稱 輟耕錄

俗謂娼曰表子表對裏之稱表子猶言外婦 七修類稿

里語謂婦女倚門為賣花 灤陽銷夏錄

樂天贈長安妓阿軟詩云綠水紅蓮一朶開千花百草無顏色 合璧事類

曹元寵母王氏能詩嘗有雪中觀妓詩云梁王宴罷下瑤臺窄窄紅靴步雪來恰似陽春三月暮楊花飛處牡丹開 湘江詩話

吳兆榕城小妓奇奇歌奇奇十二髮齊肩腕伸膝上誰不憐穠嬌一様望如嬌杏子衫新紅欲燃 本事詩

私妓曰私科子鶏雉所乳曰窠即科也蓋言官妓出科私妓不出科如鶏雉之戀窠也一作私貨子又名半瓶醋 留青日札

吳下風俗尚侈細民有女必教之樂藝以待設宴者之呼名為私妓 陳郁話腴

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張子野多為官妓作詩與胡而不及靚靚獻詩云牡丹芍藥人題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于是為作詞也 後山詩話

呂士隆知宣州好笞官妓妓皆欲逃去會杭州有一妓到宣士隆喜之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隆又欲笞

之妓泣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恐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捨之聖俞因作莫打鴨一篇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隱居詩話

李師中贈官妓賈愛卿云願得貔貅十萬兵犬戎梟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後山詩話

官妓小蘇善歌舞關彥卿贈詩云昔日聞蘇小今朝見小蘇未知蘇小貌得似小蘇無泗上錄

福建官妓名小玉帶龍麟州詩云老夫記得坡仙語病體難禁玉帶圍詩話類編

楊維楨詩三十六橋明月夜姑蘇城裡有瓊花注云

官妓名瓊花宴者新自維揚來蘇州燕崖集

營妓古以待軍士之無妻者雜志

元微之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謝師厚作襄倅閱營妓與二胥相好此妓乞書扇于遂改下句云夜來曾有老鴉棲玉局遺文

油蔚贈別營妓卿卿云日照綠牕人去住鴉啼紅粉淚縱橫投知小錄

司馬温公爲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公諱之嘗會于僧廬荆公往迫之使妓踰垣而去荆公集句戲之

云年去年來來去惟暫閒偷臥老僧牀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牆 后山談叢

蘇子瞻通判錢唐營妓陳狀以年老乞出籍從良公許之有周生者色藝爲一郡之最聞之亦陳狀乞嫁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 澠水燕談錄

周美成在姑蘇與營妓岳楚雲相戀後從京師過吳則已從人久矣因飲於太守坐上見其妹因作點絳唇詞寄之遼海歸來故鄉多少傷心地短書不寄魚浪空丁甲憑仗桃根說與相思意愁無際舊時衣袂

猶有東風淚楚雲讀之感泣者累日夷堅支志

唐州二營妓其一小字憐憐其一名梅時廖明略皆與之往來墨莊漫錄

蜀人皆呼營妓爲女校書故胡曾贈薛濤曰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鑑戒錄

范較書雙玉秦淮女子文舍人有相逢恨少珠千斛問字云從玉一雙之句本事詩

宗羅中撣千金買一校書姓陳名一軸畫感迷續錄

方芷秦淮女校書與李貞麗女阿香最洽阿香屈意

侯公子得所托矣方芷曰侯郎名士耳予欲得一忠義士與共千古及歸楊文驄每謂奩具中帶得異寶他日相贈無何國難作馬阮騈首侯生攜李香宵去方芷出一鏤金箱從容而進曰妾日許君異寶今可試矣楊發之草繩及小匕首也楊愕然遲回意未決方芷厲聲曰男兒留芳遺臭所爭止此一刻楊遂慷慨自縊方芷視其氣絕鼓掌笑曰平生志願酬矣引匕首自刺喉死（諧鐸）

永嘉籍妓中有山姓者頗慧麗康就權時命之侑尊一日妓之父以事縶縣妓涕泣求救康惻之爲賦詩

云河陽滿縣皆春風忽使梨花偏帶山妓訴縣拔狀連此詩于狀前邑宰笑而釋之 庚溪詩話

內人許和子本樂家女開元末入宮籍于宜春院漁陽之亂後竟歿于風塵及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 樂府雜錄 許和子明皇雜錄作許子和

崔紫雲李尚書樂妓詞華清峭眉目端麗杜紫微過李公留宴家妓盛列杜顧主人曰嘗聞有能篇咏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傳儻垂一惠無以加焉諸妓皆回頭掩笑杜作詩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坐三重粉面一時回詩罷升

車而去李公以紫雲贈之侍兒小名錄

晉王樂妓劉夏女姿容婉麗武宗西幸宣府悅之遂載以歸飲食起居必與之偕南征亦隨行在武宗每縱獵輒以劉又諫而止明武宗實錄

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媚妙昱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晉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爲歌詞贈之既至開筵妓首唱戎詞韓問曰戎使君于汝寄情邪悚然起立曰然言與淚俱韓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乃命妓百緡即時歸之本事詩

馬戓使于燕韓定辭館之時燕之酒妓轉轉者一代名姝韓之所眷也馬頻目焉韓曰願弄一詠即當奉之或作轉轉之賦遂載以歸 補兒侍小名錄

張郎中嘗爲廣陵從事與酒妓致情後二十年與李相紳宴飲前妓在席目張悒然如將涕下李起更衣張以指染酒題詞盤上妓深曉之李旣至張持盃不樂李覺之即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成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張辭歸李令妓夕就之 本事詩

天水僊哥字絳真善談謔常爲席糾寬猛得所又有

鄭舉舉者嘗與絳真互爲席糾又有俞洛真治任酒殊無雅裁亦時爲席糾頗善章程 北里志

王小大圓滑便捷善周旋又工于酒糾能爲酒客解紛釋怨時人爲之和氣湯 板橋雜記

玉烟善與觴能使意之所屬曲爲照顧令不苦飲張宏軒曰如玉烟者可謂傾城悅名士矣 今世說

妓曰録事 元氏長慶集

蘇叔黨至東都見妓稱録事太息曰今世一切變古唐以來舊語皆廢此猶存唐舊可喜前輩稱妓曰酒糾蓋謂録事也相藍之東有録事巷傳以爲朱梁時

舊院崔小紅所居 老學庵筆記

汪憐憐湖州角妓也涅古伯娶以爲妾經三載死汪髡髮尼寺卒老于尼 輟耕錄

角妓王寶奴號眉山武宗駐蹕金陵選教坊司樂妓十人備供奉寶奴爲首姿容濃麗數侍巾櫛武宗回鑾寶奴還舊籍戚以貴人呼之自供奉歸後寶奴閉閣不出嘆曰婢子獲執巾天子安得復爲人役遂長齋繡佛爲道人裝以老 本事詩

趙執信有贈津門角妓真珠詞 飴山集

王小奕舊院後門妓也與蘇桂亭葛佩竹羅桂林齊

名號四君游人望其塵冉冉如金支翠蓋 曲中志

舊院妓朱斗兒色不甚都頗閑筆硯咏柳有云早知留得行人住多向江頭種幾行 卧遊擬史

姜舜玉南京舊院妓自號竹雪居士 明詩綜

南京院妓有名一串金者 書蕉

六院麗人有沙飄飄者爲短評者比之紫藤觀瓔花末有雨樹云 靜志居詩話

金陵舊院有頓脫諸姓皆元人沒入教坊者順治末有脫十娘者年八十餘尚在萬曆中北里之尤也又郝媼無美順治中尚無恙即鄭妥娘也 池北偶談

鄭谷詩楚澗相看別有情楚嬪澗娘妓之尤者焦吉

史鳳宣城妓也待客以等差甚異者有迷香洞神雞枕鎖蓮燈次則交紅被傳香枕八分羊下列不相見以閉門羮待之使人致語曰請公夢中來馮垂客于鳳蠶囊有銅錢三十萬盡納之得至迷香洞題九迷詩于照春屏而歸常新錄

政和間李師師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時李生門第九峻靖康中李生與同輩趙元奴及築毬袁綯武震輩例籍其家李生流落來浙中士大夫猶邀之以聽其歌然憔悴無復向來之態矣汴都平康記

中亥前娼戶惟李博士最著 白獺髓
李師師極爲徽宗愛幸後金兵南犯淪落湖湘間爲商人所得作詩自悼曰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衫檀板無顏色一曲當年動帝王 宣和遺事 孤臣泣血録徽宗在五國城中作李師師傳 讀書敏求記李師師小傳一卷臨安刊于榷場中
淳祐間吳妓徐蘭擅名一時堂館曲折華麗亭榭園池無不具至銷金帳幔侍婢執樂者十餘輩金銀寶玉器玩名人書畫飲食受用之類莫不精妙遂爲三吳之冠其後富沙之唐媚魏華蘇翠京口邢蕊韓香越之楊花繆翠皆以色藝稱 癸辛雜識

陳瓊姬小字芳春其先姑氏名淑女者擅絕一時以故其家餘韻尚存乃今得瓊姬容止婉麗矩度幽閑種種可意自是旖旎驚人樓迎雛客矣曲中志

王玉娟鬒髮而明眸玉骨而丰肩標格閑逸如野鶴之在汀渚也曲中志

金獸頭湖廣名妓也賈只哥平章納之賈沒流落湘湖間酸齋有老鶴啄之誚青樓集

張玉梅劉子安之母也劉妻曰蠻婆兒皆擅美當時其女關關謂之十婆兒七八歲已得名青樓集

劉婆惜通文墨滑稽善舞時貴多重之一日詔金子

仁時賓朋滿座全頭戴青梅一枝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兒枝上結令座客續之衆未及對劉欲徑進曰容我續詞乎余曰可應聲曰青青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只爲你心酸留意兒難拚捨全大稱賞納爲側室青樓集

馬如玉字楚嶼修潔蕭疎無兒女子態凡行樂伎倆無不精工熟精文選唐音小楷八分書及諸事傾動一時士大夫而顧盼交娛與之婉孌至有破產燒臂抵死不相舍者曲中咸以爲異曲中志

馬湘蘭名嬠一時有衆人請見湘蘭相之後投拾都

禮部主事適有訟湘蘭者湘蘭來見主事怒曰人言馬湘蘭徒虛名耳湘蘭曰惟其有昔日之虛名所以有今日之實禍主事笑而釋之開榻齋筆談

趙今燕號連城張幼于賦七夕詩贈之云翠帳紅妝送客亭佳人眉黛遠山青試從天上看河漢今夜應無織女星由是今燕名噪北里本事詩

京中伎女以王雪簫爲最而薛素素才技過之亘史

一妓從士人秋夜會飲臨風舉酒曰如此雲物荷爽可稱詩天即日其妓聲名頓起筠廊偶筆

湖州楊娟韻者以色藝顯名一時仲彌性惑之誓與

偕老韻以誕日嘗作醮供彌性爲代作醮詞云身若萍浮尚乞憐于塵世命如葉薄敢祈祐于元穹適屆生初用輸誠曲沒緣業如許流落至今挑李半殘何滋于苑囿燕鶯已懶空鎖于樊籠隻影自憐甘心誰亮香爐經卷早修清淨之緣歌扇舞衫尚掛平康之籍伏願求吉祥于天上脫禁錮于人間既往修因來收結果辟纏纖履早偕丈夫婦婦之儀隨珥遺簪免脫將暮朝朝之苦人之所願天不可誣　王照新志

齊政秀者京師名娼嘗侍長陵宴有女曰江斗奴以色藝會聲宣德間　悔菴任意錄

名娼爲花君子 牡丹榮辱志

添蘇長安名妓也孫僅尹京兆日魏野寄詩云見說添蘇亞蘇小隨軒應是佩珊珊孫以示添蘇玄如獲寶求善筆札者大署其詩于壁野以事抵長安有好事者與密過添蘇家見其風貌骨質回不前席對忽見壁所題乃索筆于側別紀一絕云誰人把我狂詩句寫向添蘇繡戶中閒暇若將紅袖拂還應勝得碧紗籠添蘇始知是野大加禮 湘山野錄

妓女滿瑩娘人稱爲有有娘謂有情有色也 青[illegible]錄

官妓連枝秀姓孫氏年四十餘因投禮道士風高老

爲師而主教者褒以崇洪靜慧散人之號挾二女童放浪江海間 藍橋錄

錢玉蓮宋名妓從孫汝權某寺殿成梁上題信士孫汝權同妻錢玉蓮喜捨 南窗閑筆

孫汝權乃名進士王玉蓮則王十朋女也十朋劾史浩汝權嗾之史氏子姓遂作荆釵記以玉蓮爲十朋妻而汝權有奪配事其實不根之談也 秋雨增記

錢玉蓮本娼家女初王與之狎錢許嫁王後王狀元及第竟不復顧錢憤而投江死 甌江逸志

趙彩姬字今燕南院妓名冠北里時曲中有劉董羅

葛段趙何蔣王楊馬諸先後齊名所謂十二釵也晚
彈琵琶巷口號鬥門趙四 靜志居詩話 甘伯序曰子從十二名姬中見趙今燕詩須從秦淮知其尙在燕而見之容與溫文清古楚花風流可想
金陵有十二名姬而當時所傳文彩風流以女俠自
命者湘蘭最著 本事詩
名妓朱泰玉鄭無美與馬湘蘭趙今燕爲秦淮四美
人 瀟湘聽雨錄
薛濤初笄以詩聞又能掃眉塗粉華早鎭蜀召令侍
酒賦詩濤出入幕府自皐至李德裕歷事十一鎭皆
以詩受知其間與濤唱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

狐楚裴度嚴綬張籍杜牧劉禹錫吳武陵張祜等凡二十餘人皆一時名士後段文昌再鎮成都薛卒年七十三文昌爲撰墓誌牋紙譜

韋蟾廉問鄂州罷賓僚祖餞蟾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請賓從續之有妓口占二句云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雅言雜載

劉季招吳妓也席上贈張子行詩傳誦著名吟窗雜錄

官妓蘇瓊能詞蔡元長命即席爲之韻以九字詞云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情性風流良辰美景在西樓敢勸一巵芳酒記得南宮高第弟兄爭占鰲頭金甌玉

殿瑞烟浮高占甲科第九盖元長夫名第九也復翁漫筆

詩妓霞景雲善琴對人雅談終日不倦與何春定情不見一客春坐事戍邊景雲欲隨不得遂蓬首垢面閉戶閲佛書未幾病歿樊川叢話

鵲鈿敘州詩妓也有自敘詩玩畫齋雜著編

江浙間妓女有慧黠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題詠應命輒成者謂之合生其滑稽含諷諭者謂之喬合生蓋京都遺風也青泥蓮花記

馬守真字湘蘭一字元兒又字月嬌金陵妓貌本中人而放誕風流善伺人意性復豪俠恒揮金以贈少

年感吳人王伯穀解墨郎之阨欲委身焉伯穀不可萬歷甲辰伯穀年七十湘蘭買樓船載小鬟十五造飛絮園置酒爲壽辰夕歌舞流連者累月亦勝引也伯穀序其詩云秣陵佳麗之地青樓狹邪之間桃葉題情柳絲牽恨胡天胡帝爲雨爲雲有美一人風流絕代問姓則千金燕市之駿託名則九畹湘江之英輕錢刀若土壤翠袖朱家重然諾如丘山紅妝季布爾其搦琉璃之管字字風雲擘玉葉之牋言言月露翻庭花之舊曲按子夜之新聲突特錦江薛濤標譽記之目金昌杜韋惱判史之腸而已哉　靜志居詩話

蔣蘭玉含英氣華蛻塵話汶談諧竟歲月不涉一烟火語曲中志

張楚嶼厭薄綺與同志者品題花月指點江山意豁如也後受戒棲霞法師易名妙慧青泥蓮花記

趙彩燕雖籍在青樓乃靚妝冶容夷然不屑惟是香爐茗盌把卷稱詩所交盡名士遇寒儉每私爲供具至脫簪珥不辭他挾貲勢者非其好也林下集

趙嘏嘗惑一美姬名青娥後爲浙帥所得嘏及第以一詩索之浙帥使送歸嘏逢嘏于橫水驛姬抱嘏慟哭而絕全唐詩話

薛宜僚與青州妓段東美屬情臨別皆嗚咽流涕薛在途染疾而卒櫬歸東美至驛素服執奠撫柩哀號一慟而卒 清溪暇筆

南曲張佳佳少而敏慧能辨音律鄰有龐佛奴與之同歲亦聰警甚相歡暱年六七歲隨師于學中歸則轉教佳佳私有結髮之契及佳佳將笄其家拘管甚切佛奴稀得見之又力窘不能致聘俄而有陳小鳳者欲聘佳佳佛奴因寒食爭毬故逼佳佳之牕伺之佳佳謂佛奴云上巳日我家踏青去我當以疾辭彼即自爲計也佛奴喜甚至期舉家踏青去佳佳獨留

遂與侍奴一遂平生既而小鳳欲納甄祓往往指塔并曰若逼我將骨葉一舒矣聯小鳳爲平康富家車服甚盛佛奴傭於徐邸不能給食邸將憐之而致職名竟補邸將終以禮聘往往且延大第而小鳳家事日盛反不侔矣北里志

韓香南徐妓也色藝貫一時與葉氏子交閉門謝客將終身焉葉父怒以妻一老卒香自刎隨隱漫錄

王玉貞武林名妓陸仲舉過武林玉貞一見投契曰脫籍即買櫂于湖上後貞囊篋空乏仲舉忽然他適貞留之不得遂赴湖死林下詞談

南京名妓張小三稚齒雅容不肯就門戶曰能妻我者當與之諧松人楊玉山聞而求之捐數十金成婚踰月欲隨之還家楊妻妒不敢許約以半載爲期及去妓守志不渝數寄聲楊所楊感其誠歲四五至至必留旬月所贈遺以千萬計往來如家焉久之貲日削既二十年田產爲空男女未婚嫁薪水且不給而日受妻子怨言怏怏悔嘆兩目失明妓怪其久不來使使諗焉盲矣乃扁舟下江直造楊氏之廬登堂拜主母捧楊首大慟曰主君貧困職我之由當爲君婚嫁君幸勿苦悉出向所贈物以嫁其二女又爲二子

納室留侍湯藥者一年楊死妓人脫簪珥殯之守其柩不去妻亦哀憫其志語曰姊院中衣食自豐何爲困此與我同辛苦妓謝曰奴非碌碌市門女也少有不汗之誓與主君交往廿年名雖風塵身不異楊氏之少房也願從主母執庖湢之勞歿且不悔青泥蓮花記

河南王舜卿父致政歸生留都下支領給賜與妓玉堂春姓蘇者狎不一年所賞罄盡妓待如故但爲鴇日懵生不得已出院流落寓某廟中廊下有賣菓者見之曰公子乃在此耶玉堂春爲公子誓不接客命我訪公子所在今幸母他往乃報蘇蘇詭其母往廟

酬香見生抱泣曰君名家公子一旦至此妾罪何言然何不歸生曰路遥費多欲歸不得妓與之金曰以此置衣飾再至我家當徐圖畫生盛飾僕從復往鴇大喜相待有加設宴夜闌生席捲所有而歸鴇知之撻妓幾死因剪髮跣足斥爲庖婢未幾山西商聞名求見知前事愈賢之以百金爲贖身踰年髮長顏色如舊攜歸爲妾初商婦皮氏以夫出與監生通及夫娶妓皮妬之置毒酒中妓未飲夫代飲之遂死監生欲娶皮乃唆皮告官成獄生歸矢志讀書登甲科擢御史潛訪得監生事逮訊伏法王令鄉人僞爲妓兄

領回籍除嚴別駕為側室好事者撰為金釧記東山草堂通言

李東與妓女王國兒甚密及遷御史令王詐為閽者自隨事露為詮曹所黜王從之不忍舍久之東鬱鬱得疾終王日守其棺不去及葬自縊死蕉齋雜話

楊娼者長安殊色也嶺南帥悅之妻甚悍帥乃陰出重賂削去娼之籍而館之他舍間歲帥得病思一見娼而憚其妻乃命娼托為煎調婢以見帥事洩妻乃擁健婢數十熾膏鐵于庭須其至皆沒之沸鬲帥聞大恐促命止娼之至而帥遂物故娼曰將軍由妾而

死姿妾用生爲撤奠而死李翠王楊娼傳

毛惜惜高郵娼妓也榮全據高郵城叛召惜惜佐酒惜惜罵曰汝本健兒官家何負於汝而反吾有死耳不能爲反賊行酒全以刃裂其口立命斲之罵至死不絕後封英烈夫人中興集 三朝野史曰方秋崖爲毛惜惜作義娼傳

唐仲友守台州眷妓嚴蕊朱熹以使節行部至台欲以私蕊罪仲友逮繫蕊備受箠楚一語不及守獄吏誘使言蕊曰身爲賤伎縱與太守私罪不至死然妄言以汚士大夫雖粉身不爲也璧價遂騰至徹阜陵之聽隨隱漫錄 當冊胖論曰唐悅齋答官妓嚴蕊以朱晦菴道開閩提刑訴商部行部決蕊杖

郎便宣問去好家歸蕊奴賦卜算子末云住也如何住去也終須去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

元兵攻金某城矢石之際忽見一女呼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彼軍不日竄矣諸君造力堅守無為所詐也言訖投濠死 愧林漫錄

京師娼女高三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見之屬意因與之狎俊處子也侯往備北邊數載高閉門謝客天順初侯為石亨所忌奏斬於市高素服往哭親吮其血仍綴其首買棺殮之遂縊而死 七修類稿

大賈石某犯罪發遣以白金萬兩寄所眤妓後數年赦回妓以所寄還之封識如故 迂億

徐子與妓徐三善三許嫁于子盡其貲力爲庀衣袿鏡奩歸有日矣子卧病三忽遣蒼頭持書至子啓發視之則片紙訣絶已盡竊其貲夜奔武弁矣 本事詩

高陽王雍妓女五百脩珠照日羅衣從風河間王琛欲敵之妓女三百盡皆國色 洛陽伽藍記

齊張瓌妓妾盈房或譏其衰暮畜妓瓌曰平生嗜欲無一復存唯未能遣此耳 欽小志

蕭景先遇疾作啓謝世祖曰自丁荼毒以來妓妾已多可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兒玉女美玉上臺美滿艷華奉東宮 南齊書

韋昭達每飲會必盛設女伎音律姿態盡一時之妙

陳書

鄭還古將調西都柳將軍餞之出家妓薦酒容豔嬌絕鄭竊窺眷眷柳謂鄭曰此沈眞眞本良家子頗好文詞請賦詩以定情俟君拜命卽送賀鄭賦詩柳覽之大喜俾眞眞拜謝還古抵京旋拜伊闕柳卽送眞眞赴京請鄭相見眞眞飾容致拜還古起前遽執眞眞之手長呼而卒 紺珠集

劉禹錫有妓善歌李逢吉請一見盛粧而往既入不復出劉惺嘆爲詩以獻明日妓見李但含笑曰詩大

陶穀買得党家太尉故妓取雪水烹團茶謂妓曰党家應不識此妓曰彼麤人安得有此景但能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酒耳　漁隱叢話

姑臧太守張憲使娼妓戴佛帽巾錦仙裳密粉淡糚使侍閣下奏書者號傳芳妓酌酒者號龍津女傳食者號仙盤使代書札者號墨娥按香者號麝嫗掌詩藁者號雙清子總謂之鳳窠女又曰團雲隊肉雲仙　姑臧前後記　莪棲雜抄娼妓作諸姬

劉承勳畜妓樂數十人年老或價數十萬教以藝

又費數十萬而服飾珠犀金翠稱之遊游前席書

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曰有數個搽粉虞候欲出來祗應也軒渠錄

王韶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績醉挽妓不前將擁之妓泣訴于韶韶曰出爾曹以娛賓乃令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妓東軒筆錄

放翁客自蜀挾一妓歸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病少疎妓頗疑之客作詞自解妓即韻答之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個先生教的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

思已是不曾閒又那得工夫呪你 齊東野語

顧阿英有二妓曰小瓊花南枝秀每宴會必預 蘇談

廬江箏笛浦有一大船覆在水漁人宿其旁聞箏笛之聲及香氣氤氳漁人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此人驚即移去相傳曹公載妓船覆于此 續搜神記

東昏侯置射雉場每出則妓妾爭逐於後 齊春秋

李商隱有宮妓詩注云宮妓內妓也 李義山詩注

申王冬月使宮妓密圍于坐側以禦寒氣呼爲妓圍 開元天寶遺事

小東長沙妓以能詩得幸于馬氏後國入爲郡或詢

其長沙宮中則必南髻泣涕而後言 侍兒小名錄

國梁夫人有來新婦御史娘柳青娘皆一時之妙也有與御史娘詩曰天下能歌御史娘花前月底奉君王九重深處無人見獨把新聲侍順郎 桂苑叢談

唐文宗朝女弟子鄭中丞善胡琴內庫有兩面琵琶號大忽雷小忽雷鄭常彈小忽雷因損送崇文坊趙家修理時梁厚本有別墅臨渭河垂釣之際一物浮過長五六尺許上以錦綺纏之令家僮接得就岸乃秘器也發開視之一女郎裝飾儼然以雜巾繫其頸解其領巾伺之口鼻間尚有餘息即移入室中將養

經旬方能言云是內弟子鄭中丞也以忤旨命內官縊殺投于河中因泝流感謝厚本無妻納爲室自言善琵琶其琵琶在趙家修理厚本贈得之值良辰飲于花下酒酣不覺朗彈幾曲有黃門于牆外聽之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竊窺識之翊日達上聽文宗方追悔至是驚喜即命宣召問其故乃赦厚本罪任從匹配仍加賜賚焉　樂府雜錄

妓女入宜春苑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頭也其家猶在教坊謂之內家給賜同十家　教坊記

趙偷謪謂內人得幸者爲十家　天祿識餘

諸家散樂以長在至尊左右爲長入教坊記

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即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

宮人葢賤隷也平康志

宋女弟子隊曰彩雲僊隊文獻通考

奩史卷二十一